

向田邦子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建构 ——以《回忆，扑克牌》为中心

谭雨萌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 向田邦子是日本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她的小说多以家庭为背景,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了普通人平凡的生活图景。《回忆,扑克牌》从女性视角出发,用丰富的情感词汇、非线性叙事手法,描绘了女性所独有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展现八十年代日本女性逐渐苏醒的女性意识;通过描绘现实生活中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困境来解构英雄式的男性形象,突显女性的自我成长。

关键词: 女性主义;女性意识;向田邦子;日本文学

引言

向田邦子是日本昭和时代有名的剧作家,散文家和小说家。以编剧出身的向田五十岁时才开始转行写小说,仅用半年时间便凭借《水獭》、《狗窝》和《花的名字》三篇小说获得了第83届直木文学奖。不幸的是在获奖一年之后向田邦子意外丧生于空难。《回忆,扑克牌》因此成为了向田邦子唯一一部非剧本改编的小说集。不少学者关注到了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分析了向田文学在大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游走的独特文学形式,肯定了向田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呼吁中国读者给予其更多关注,评价她是“伍尔芙的女权理论在东方岛国找到的全面实践者”,“尽管向田邦子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但这一切不确定之中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一个具备了女性自觉的女人”^[1]。本文尝试以小说集《回忆,扑克牌》为中心,分析向田邦子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建构过程和特点。

1. 叙事策略中的女性意识

向田邦子的文章多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是一种类似私小说而又非私小说的写法。女性第一人称叙事“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也是对交流、表达女性经验的话语权的争取”^[2]。向田在《狗窝》、《男眉》和《花的名字》三篇小说中都采取了女性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了女性独有的生活体验,同时展现了不同女性的生活困境,也让读者体会到了女性语言和女性视角展现出的独特魅力。

《男眉》以主人公麻为中心,以家庭为背景,对奶奶、妈妈、自己和妹妹三代女性进行了描写。比起风格迥异的女人们,小说中的男性几乎毫无差异:丈夫和父亲的爱好都是抽烟和麻将,酒劲上头后还喜欢对女人们评头论足。向田似乎是在此处假借丈夫和父亲的形象,暗示往往自视过高的男人们在女人们眼里也不过是无所是事的普通人而已。四个女人都和眉毛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妹妹有着弓形的慈眉,一副地藏菩萨的面相。像麻的眉毛那样“如果放任不管就会连到一起的浓眉被称为男眉”。奶奶认为

“长有地藏眉的女人,为人温顺本分惹人疼惜;而长着男眉的人,则是夫运不佳的面相”。麻和妈妈都长了副不讨喜的男眉,麻和妈妈在大家庭里也确实过得并不幸福,自己的丈夫和爸爸都是那种没有大的本事,爱好抽烟和麻将,喜欢对女人评头论足的男人。《男眉》对主人公麻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展现出只有女性才能体会的与亲姐妹暗自较量的微妙情感。向田邦子用女性独有视角真实再现了女性面对琐碎的生活常会出现的矛盾情绪,一方面对社会单一的审美表示明确不满,一方面又不自觉地去遵守固有的规则。虽然在《男眉》中,麻并未具体去发动对丈夫和对父亲的挑衅,但能清楚地从故事中读出麻敢于表达、不从重的女性自觉。

非线性叙述是向田创作的另一大特点。“叙事结构也是女性主义阅读理论文本分析的重点,女性作家主要致力于在线性叙事结构和多元叙事结构的对比中阐述女性的价值,发挥女性的消解作用”^[3]。在《回忆,扑克牌》中,向田经常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来逐步揭开生活的全貌,人物形象也在多重叙事中变得丰满。故事中常常伴有回忆,时间跨度大,人物在各个场景中切换自如,这也体现了向田鲜明的剧作家的风格。

《水獭》在文章开始就描写了男主人公宅次突然感到手指麻痹的场景。宅次以为人到中年手脚有麻痹之感是正常的现象。而此时仿佛能被一阵风吹得微微摇晃的宅次,与比他小九岁的像水獭般活泼的太太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家庭的权利在此刻开始转移。接着向田又用“事后想来,这正是最初的征兆”将读者带入宅次脑中中风发作的场景,开始讲述宅次因病停职后的故事。宅次在病床上看着依然哼着小曲的妻子厚子,脑中闪过一幕幕与她相关的往事。他想起厚子如何用熟练的谎言应对玄关的推销员,想起她一边喊着“着火啦,着火啦”一边边“睡衣藏着空桶四处奔走,叫醒周边人之后那个乐滋滋的样子”,以及父亲的葬礼上“厚子穿着新潮的丧服,脸上挂着泪活蹦乱跳”的样子;还有厚子因为参加同学会没有及时请医生出诊,导致三岁的女儿因胃炎失救

而离世的事情。每次宅次试图想清楚这些片段,后脑勺就“唧唧、唧唧”的鸣叫,读者也跟随宅次在现实、回忆与猜想中穿梭,故事也随着跳跃的思维推进。

在回想女儿离世的片段时,向田又将时间割裂成两块。厚子谎称是见习护士传达错了初诊时间,导致女儿星江病情延误。宅次虽然接受了现实,却在“将忘未忘之时”遇到了当时的见习护士,才得知医生未出诊并不是因为护士传达有误,而是因为厚子为了参加同学会,第二天才打电话请求出诊。两段叙述之间有相当的间隔,让读者感受到了时间的流动,让宅次最后并未将拳头挥打向厚子的情节显得合理。

向田邦子的作品常常以“家”为背景,通过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表现生活的喜怒哀乐,字里行间体现出女性特有的感受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语言是线性的、限定的、结构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语言则是流动的、无中心的、游戏的、零散的。女性的敏感特征,令她们很容易捕捉到时代的变迁,并通过语言的使用反映出来”^[9]。向田用丰富的词语、比喻和通感等手法将心痛、无奈、矛盾、不甘等情绪表现得淋漓紧致。日本学者水藤新子曾对《回忆,扑克牌》中有关情感的表达作出统计,将13篇小说中出现的394例直接表达和548例间接的情感表达分为十个类型:喜、怒、哀、怖、耻、好、厌、昂、安、惊。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厌”这一项^[10]。向田借小说中的女性之口直白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不为了家庭的和谐而压抑自我。这也是她建构女性意识的一种策略。

2. 女性形象的塑造——消失的“大和抚子”

具有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的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受到西方的影响才逐渐意识到男女教育的同等重要性,开始重视对女子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却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核心的”^[11]。一时间温婉美丽的“大和抚子”成了昭和女人的目标,也成了昭和男人的梦想。而文学作品中的贤妻良母也常常受到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诟病。“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两个极端,或是天真、美丽、可爱、无私的天使,或是复杂、丑陋、刁钻、自私的‘妖妇’”^[12]。向田邦子塑造的女性角色是多元的,立体的。《回忆,扑克牌》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每一个都个性鲜明,跃然纸上。例如《水獭》中外表天真活泼实则让人捉摸不透的厚子,《曼哈顿》里“长得漂亮,但喜欢摆道理”的杉子、骗人钱财捐款潜逃的妈妈桑,《眉眉》里对“地藏眉”不屑一顾却又忍不住偷偷将眉毛修得更细的麻,还有《花的名字》中过度重视细节,强迫丈夫学习花的名字,却因此遭遇丈夫出轨的常子。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的生活中的普通人,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又新鲜有趣。她们毫无例外的都是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的独立个体。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医生还是忙于家务的主妇,向田笔下的女性都不是传统的天使或蛇蝎,她们各有优

缺点,不会压抑内心的想法,不向传统的婚姻低头,也绝不以凌驾于男性之上为目的。

以《水獭》中的厚子为例,厚子的“坏”并不能简单地与“恶”划上等号。厚子与宅次年龄相差九岁,“生性勤勉”,“坐着时不是剥豆荚就是钩花,手不停歇。即便无事可做时,他的眼睛也总是骨碌碌动个不停”。厚子喜欢社交,也常常精心打扮自己。她的“声音像唱歌一般”,“宅次心想和这个有趣的女人在一起,这辈子都不会无聊吧,着实如此”。由此可见,在一般人看来厚子并不惹人讨厌。厚子一方面按耐不住寂寞,总会在不同的场合精心打扮来吸引男性,一方面又能照顾好宅次的生活起居,和他一起过着普通的家庭生活。厚子做出一系列“残忍”行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自私,或者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可以不顾道德的束缚,将母亲的责任和妻子的自觉摆在一边,同时又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言行举止有时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调皮来”。向田邦子将厚子比喻为喜欢恶作剧的水獭。“厚颜无耻,却并不惹人憎恶。貌似狡猾,又有种让人舍不得挪开视线的娇憨之态。独自一人却能活蹦乱跳,生龙活虎地动来动去既有趣又讨人欢心”。

从女性主义角度上看,“任何对贤妻良母的称赞都是值得怀疑的”^[13]。厚子与大众期待的大和抚子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她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表面顺从,内心倔强,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清晰的自主意识。向田塑造的女性形象中通常透露出这种强烈的自主意识,这也是“女性意识最突出的表现”^[14]。

3. 男性权力的消解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将男权制概括为四方面内容。第一,男性统治,即,将权威的位置,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第二男性认同,将所有好的特点与男性特征相联系。第三将女性客体化,在各个领域对女性进行控制和贬低。第四,男权制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两分思维,线性思维和等级思维等。^[15]向田邦子笔下的男性多数是普通的中年男性,与男权社会期待的独当一面、自立自强、有控制权的理想男性有着较大差异,并通过对他们权利由盛到衰的描写来展现生活的无常,以及普通男性面对生活的无奈和无力。这种无奈和无力主要表现为年龄带来的健康问题,以及逐渐淡出职场,被社会边缘化的处境。例如《水獭》中的丈夫宅次,是一位“偏离了出人头地之道”的中年课长,工作中郁郁不得志,还因为脑中风停职在家休息。《曼哈顿》中的睦男做着一份“随时有可能失业”的工作。被妻子抛弃后,又被酒吧的妈妈桑欺骗了感情和钱财。向田笔下的男性并不是女性的敌人,更不是女性的救星。男性和女性在生活中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权和平等。向田总是擅长通过描写这样的情节来消解传统文本中读者所期待的威武勇猛、风度翩翩的男性。

《慢坡》通过一段婚外情的描写展现了男女主人公的权利此消彼长的过程。故事的背景是女性在职场中受到明显的歧视的八十年代。那时“女员工的录用标准是脸, 门路, 还有与父母同住”^[1]。富美子到庄治的公司面试女事务员一职。求职失败的富美子意外得到了社长庄治的喜爱, 成为了他的情妇。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原本憨厚老实得富美子受到女邻居的影响, 从顺从木讷变得叛逆。面对开朗自信的富美子, 庄治反而不敢再接近, 在通往富美子公寓的坡道前停住了脚步。

向田从富美子的成长和庄治的退场两个方面描写了二人关系的变化, 用庄治对富美子从“掌控”到“失控”的过程来展现男性权利的消解。到庄治公司求职的富美子身材肥硕, 不符合彼时男性对女性的传统审美。故事的开端, 男主人公庄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负责面试评分的人为了讨好小个子社长庄治淘汰了富美子。可没想到庄治表面上同意淘汰富美子, 暗地里却记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使她成为了自己的情妇。原本在庄治面前, 富美子“向来只是交代什么做什么, 不发话她就一动不动”, 不挂门牌, 不化妆, 不烫发, 保持着庄治喜欢的如年糕般的肥硕身材。庄治对富美子也没有真感情, 认为她“也不是什么可以出席大场面争得起面子的人物”, 在交往过程中还曾随意调侃富美子和她的长辈。然而在富美子却在结识邻居梅泽“妈妈桑”之后, 得到了帮忙整理账簿的机会, 成为了求职失败的富美子在职场上的新突破, 让她逐渐获得了价值感。庄治对富美子的命令也随着她的成长逐渐失效。“富美子的话变多了。不论面部还是身体, 表情都多起来, 自信一天天见长”。一切都朝着与庄治所期待的相反方向发展, 且无法逆转, 让庄治觉得疲惫而无力。这种无力也并不全是坏事, 在看到富美子的变化后, 庄治“内心一半觉得可惜, 另一半又觉得松了口气”。向田邦子也敏锐地察觉到,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 感到压抑的不仅仅只有女性, 男性为了维护作为家庭、社会等各个群体中领导者的绝对权威和尊严, 不得不掩藏内心的脆弱。

庄治其实一直受到各种压力的困扰, 对富美子的失控反而能给自己的负面情绪一个出口。真实的庄治自卑而脆弱, 他会因为富美子没有及时开门而怀疑她另有新欢, 立刻乱了阵脚, 开始了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 当富美子变得有主见之后, 庄治仿佛觉得一切都不受控制, “确实变得容易疲倦了”。向田用贴近生活的笔触对社会发出善意的提醒: 没有谁会拥有绝对的权利, 也没有谁能完全掌握另一个人的生活。正如富美子的蜕变一般, 觉醒后的女性通过自己的方式向沿袭了千年的男权社会发出抗议和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要完全走向男性的对立面, 而是不再通过自我牺牲来维持男权社会的稳定, 不再接受男性标准的审视, 而是努力寻求自我的价值。

4. 结语

向田邦子在《回忆, 扑克牌》这部小说中描述了不同家庭中普通男女的世界, 一个“没有崇高、没有英雄因而也无悲剧可言的平庸的世界”^[2]。她用温暖细腻的笔触, 如同慢慢打开纱帘般, 为读者展示了昭和时代普通日本市民最真实的一面。她对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了同样的关注, 不仅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手法娓娓讲述了生活中熟悉的小故事, 诙谐地道出了八十年代的日本女性遇到的不公正待遇,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昭和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 同时也展现了部分普通男性的脆弱和无力。向田坦然接受了男性和女性因生物学差异而带来的生理和情感上的区别, 也接受了时代留下的男女之间固有的偏见。在女性意识并未完全觉醒的八十年代, 她能跳出时代的局限, 追求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

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里, “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是所有的个人都能是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 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 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低位上的完全平等, 同时做到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 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3]。向田邦子在四十年前已经读懂了这一点, 用充满女性特质的作品, 温柔而坚定地和世界对话。

参考文献:

- [1]孙歌.求错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2]李先瑞.日本女性文学解读——日本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21.
- [3]叶琳.现当代日本文学女性作家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4]水藤新子.向田邦子的情感表现——『思い出ランプ』を対象に[M].日本:中央学院大学人間・自然論叢9(2017),59-76.
- [5]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6]李银河.女性主义[M].上海:上海出版社,2018.
- [7]上野千鹤子.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 [8]向田邦子.回忆,扑克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谭雨萌(1987.3-),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中医药国际传播。